

曹炳章秋瘟学术经验探析

陈永灿, 马凤岐*

(浙江省立同德医院,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32 号, 310007)

摘要 曹炳章为近代著名中医药学家, 著有《秋瘟证治要略》一书。从主要观点、诊察特点、治法举要三个方面对曹炳章秋瘟学术经验进行探析, 主要观点包括发病原因、发病机理、症状鉴别和疾病预防四个方面。秋瘟之诊察, 主要通过审体质、辨唇舌、察脉象、验便溺等方法来辨别病性和病位。秋瘟之证治, 首论纲要, 次列治法, 自初起至善后, 从顺传到逆传, 加之误温误下等皆有阐述。

关键词 秋瘟; 曹炳章; 秋瘟证治要略

曹炳章 (1878—1956), 字赤电, 浙江鄞县人, 近代著名中医药学家。曹炳章临证五十余载, 医术精湛, 经验丰富, 疑难危症, 经治多效。关于秋瘟一病, 曹炳章著有《秋瘟证治要略》, 此书针对 1918 年秋所流行的瘟疫而撰。曹炳章云 “大抵前贤著书, 原为救当时之偏, 假如治湿疫之书已多, 今年适患热疫时, 著热疫之书, 以补其不备, 倘如明年春夏多雨, 夏患湿疫, 则吴又可之法, 犹可采用, 今年治疫之书, 犹不适用也。”^{[1] 750} 这是因为该年之疫属燥属热, 用药宜凉宜透, 不适合吴又可温燥升散治湿疫之法。然而有些医生仍偏从温散, 以致误人性命。曹炳章目睹心伤, 故不厌其烦, 详列条目, 将自己临床治验各法悉载书中, 并对秋瘟之定名、病机、诊治、鉴别和预防等一一阐述。今将其主要观点与诊察治法介绍于下。

1 主要观点

1.1 阐病原, 不离天时人事

对于这一年秋瘟发生之病原, 曹炳章云 “有鉴于天令空气酝酿者, 有从起居饮食不洁者”^{[1] 751}, 认为主要从天令时节运气与起居饮食卫生两个角度来考虑, 前者为天时, 后者属人事。

是年岁在戊午, 阳明燥金在泉, 下半年燥气主令, 大暑至立秋, 反令凉燥, 秋后至白露, 烈日酷暑, 天旱不雨, 河枯井涸, 空气干燥闷热。夏应热反凉, 秋应凉反热, 初秋热伏于内, 至秋尽由凉风无雨转寒, 时有骤寒骤热, 以致暑热内伏益深, 此

为天时之反常也。而人事者, 贫苦之人在烈日下工作, 常赤身于晒热之浊水河流中浸洗, 容易感受暑热之毒。更因天燥无雨, 则饮秽浊河水及池潦停蓄污水, 或饮食不洁而受疫。另有患疫之人衣物洗于河中, 再有旁人淘米洗菜, 以致传染者亦不少。况患疫之后, 又有蚊蝇等虫之传染, 亦为疫病蔓延之原因。正如曹炳章所云 “此皆关于天令反常, 公众卫生不守, 个人卫生失调, 互相厉阶, 所以酿成瘟疫, 流行遍地”^{[1] 751}。

1.2 释病理, 不外夏暑秋温

曹炳章认为, 秋瘟乃夏暑伏于里而发, 秋温伤于表而感, 各伤其本脏, 故发病机理总不外夏暑与秋温两端。鄂医命之曰秋瘟者, 亦因其为秋燥新感, 温暑内发。强调 “瘟即温也, 为热之始, 故亦承之”^{[1] 751}。

曹炳章历引前贤之言以释之, 如周克庵名秋瘟曰暑风, 即藏疫疠于内。张石顽指出, 时疫之邪, 从湿土郁蒸而发, 污秽之邪, 随日光蒸腾, 譬如瘴雾之毒, 人接触之, 多从口鼻吸入。俞樾斋认为, 清浊之邪, 各从其道。清邪从鼻而入阳, 浊邪从口而入阴。在阳则发热头痛, 项强筋挛; 在阴则足膝逆冷, 便溺妄出。章虚谷则提出, 暑燥为天气, 系清邪; 风寒为地气, 系浊邪。故中暑燥之清邪, 是秋深初伤凉燥, 适值夏月发泄之后, 暑从上受, 燥从上伤, 均是肺气受病。认为暑燥当治以辛凉甘润之品, 慎勿以为风寒而用苦燥之药以耗竭胃液。最后曹炳章总结道 “盖暑邪伏内, 温燥感外, 皆在上焦, 皆为热邪, 此辨病理之要旨。” 同时还要参

* 通讯作者: stufqm2008@163.com, (0571) 88849071

合之前所论之病原,则可使“治理益明矣”^[752]。

1.3 辨现症,总在疫与非疫

为提高秋瘟之治疗效果,曹炳章于书中特列“秋瘟现症之鉴别”一章,将秋瘟各证之局部症状与非疫证之相同症状详加辨别,以鉴别其异同,从而得见疫证之真相,以便立法施方。

曹炳章分列局部各症状凡二十四例,包括头痛、恶寒、发热、膈满、胸闷、自汗、肢冷、呃逆、呕吐、咳嗽、烦躁、谵语、鼾睡、不寐、目赤、口渴、口秽、鼻嚏、鼻衄、鼻干、鼻煽、气促、气闭、妊娠等。其对每一症状的病机都阐释颇详,清晰明了,便于确立治法,处方用药。此处不一一详述,仅就妊娠一例介绍如下。

妊娠患疫,较为特殊,亦很棘手,盖母体与胎儿二者均须顾及。曹炳章对此治疗颇有见地,如云“凡妊妇病疫,热轻者,以保胎为要;热重者,以清邪为先。盖母之于胎,一气相连,胎赖母血以养,母病热疫,如灼热神昏,舌绛或焦黑,是毒火蕴于血中,母之血即毒血也。苟能亟清其血中之毒,使毒轻热退,则胎自安矣。须知胎热则动,胎凉则安。若执犀、羚、紫雪为动胎不用,任其疫火炎炎,甚至舍病,以轻剂保胎而敷衍,非但不保其胎,实则速其母死也。……至于产后,以及病中适逢经至,当可类推,若泥产后与经期,禁用寒凉,亦误人性命矣”^[771]。

1.4 设预防,无非未病临病

曹炳章认为,秋瘟蔓延之际,已病者,当急须治验良法;未病者,则必须谨慎防之,故其列未病与临病预防之法于书末,以期人人皆知,如此则秋瘟之病,有望可绝迹。

1.4.1 未病之预防 列举了食物、饮水、衣服、居室四类。食物方面,曹炳章认为,秋瘟病发时,无病之人宜常食生萝卜、梨等凉化之物,但不可过量。平时宜多进食荸荠、甘蔗、绿豆、菠菜等,少食猪、羊、牛、鸡等动物食品及一切油腻食物。宜戒烟,盖其中含有毒质,易助长毒火上炎。

饮水方面,宜饮用流通之河水、井水,须滤净煮沸。不流通之河水与池潦停蓄之水及水污秽变色和井水近阴沟便所者,皆不可饮。曹炳章指出,在时疫流行之时,可将白矾二两、小黑豆二两、雄精一两放入绢袋中,缚定浸入缸内,能解水毒、辟蛇虺,或浸降香以解水毒。

所用衣服,疫气流行之时宜经常洗换衣服被褥。衣服宜宽松,不宜过紧和过暖,否则容易出

汗,而使汗孔疏漏,感触外邪。

居室卫生皆须打扫洁净,晴朗之日,宜开窗通风。时疫流行及天气潮湿之时,宜于室内焚降香、大黄、苍术、茵陈之类,以解秽毒,但不可近患者之卧床,以免增其燥热。

1.4.2 临病之预防 若家中有患疫病之人,则须预防其传染。曹炳章介绍了隔离法与消毒法两种方法。

隔离法:未病之人不可与染疫者接近,必须另床及离居别室;患疫人食余之物,切勿食之。如要进入患疫之地,或去患疫死亡之家送殓,必须远隔数丈,身上宜备有花椒、樟脑、雄黄、大黄等辟秽之物;若须接近料理者,须以花椒末或雄黄末,时涂鼻孔,防止传染,结束后则以纸探鼻孔,力求得嚏,使秽气病菌随嚏而出,不入内脏。

消毒法:凡患疫之人用过之物品,如便尿器及毛巾、碗筷等物,必须用石炭酸水及石灰水洗涤;所居房屋之地板窗户等皆须洒扫干净;所吐之痰及所泻之粪应加以石灰粉或碳酸水,倒至空旷人迹罕至之处,埋入土中;若患疫而死者,其断气时要用丝棉掩其口鼻,以防传染他人。

2 诊察特点

关于秋瘟之诊察,曹炳章在“秋瘟之诊断”一章中指出,通过审体质、辨唇舌、察脉象、验便溺等方法可决其生死。

2.1 肥瘦强弱审体质

曹炳章认为,人之体质肥瘦、气之强弱与瘟疫关系密切,对其发病和诊治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如面白阳虚之人,其体肥胖者,多有痰湿,感受湿热之邪,则定黏滞难解,缠绵不愈,治须通阳气以化湿;面苍阴虚之人,其形消瘦者,多有内火,湿从热化,耗伤津液,治当资其津液以救阴。强弱关系者,气强之人,邪不易侵,故受邪浅,病易瘥;气弱之人,邪容易受,故受邪深,病难愈。

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曰“长夏盛暑,气壮者,邪不受也;稍弱者,但头晕片刻,或半日而已,次则即病。其不急病,而内含于骨髓,外含于分肉之间者,气虚者也。”曹炳章对此解释道:“盖气不能传送暑邪外出,其邪必待秋凉,金气相搏而后出,故伏暑之病发也。其有气虚甚者,虽金风亦不能击之使出,必待深秋大凉,初冬微寒,相逼而出,故为尤重也”^[753],强调了气之强弱在暑邪发病中的作用。

2.2 伏热外感辨唇舌

曹炳章云“舌者，心之苗也，胃肠有病，无不显现于舌，故舌质绛淡，以辨伏热之重轻；舌苔厚薄，以判外感之多少”^[753]，指出可以通过舌象来判断伏热与外感之病情。若无形暑热伏于内，凉燥感于外，初病之时，舌质淡红、尖红绛，中根苔色白滑。若用辛凉轻透之剂使凉燥之邪先后外解，而舌反转为纯绛之色，此乃表邪已解，伏热外达，自里出表之象。继用清泄营热之品，使舌之绛色消退，则病亦痊愈。若暑夹痰湿，深伏于内，初起往往舌无苔垢，等到邪出血分，由气分而化，苔始渐平。其伏邪重者，初起即舌绛咽干，大清阴分伏邪之后，则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。更有邪伏过深，不能一齐外出者，虽治之中的，然苔退舌淡之后，过一二日，舌复干绛，苔复黄燥。此为曹炳章辨伏热为疫之舌也。

唇者，脾之华也，如《素问·五脏生成》所言“脾之合，肉也；其荣，唇也”。若疫病之口唇焦紫青肿者，为火炎土燥也，缘由热毒困于中焦；若紫绛而裂，或唇肿齿黑，口臭异常，则为险象也。此等皆为曹炳章临床之经验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2.3 热毒浅深察脉象

余师愚云“疫疹之脉，未有不数者”^[754]。秋瘟之脉亦不例外，热毒已发扬者，多浮大而数，凉散即可使病霍然；其毒已深者，则多沉细而数，须用大剂清解之品方可病愈。至于其毒重者，则脉若隐若见或全现，此脉初起间有，而有七八日者亦颇多。曹炳章对此作了分析，曰“医者初认为寒，重用发表，先伤其阳，表而不散，继之以下，再伤其阴。不知疫热乃无形之毒，病形虽似大热，脉象细数无力，所谓壮火食气也，而以硝黄下之，猛烈热毒，焉有不乘虚而深入耶？怯弱之人，不为阳脱，即为阴脱，气血稍能驾驭者，亦必脉转沉伏”^[754]。指出是因医者误治而致，后学须引以为戒，不可不察也。

2.4 毒火上下验便溺

曹炳章认为，便溺之状况亦可反映秋瘟之病情。秋瘟初起，大便多不通，缘由热毒上冲犯肺，煎熬津液，大肠枯燥不润，治宜增液润燥，宣布肺气，或用蜜煎导法。若毒火下泄者，则易成自利，而此自利与伤寒之太阴自利迥异也。前者为热逼津液，下注大肠，邪热不胜谷也，多表现为胸闷腹满；后者则为脾虚，多表现为腹不满；二者须临证

时加以仔细辨别，毒火下泄之自利用药不可再误，否则危矣。如曹炳章云“此证已危，用药再误，必不救矣”^[754]。若自利神昏，脉沉郁，身不大热者，是火甚正虚致泻，为危候也。若热毒已退，便溏不止，则为脾肺之气虚，治当保肺理脾，不可再用温燥之剂。

3 治法举要

有关秋瘟之证治，曹炳章首论纲要，次列治法，自初起至善后，从顺传到逆传，加之误温误下等症及治法，皆有所阐述，计二十八条。选其要者介绍如下。

3.1 卫气营血，法之纲要

论及秋瘟治法之总纲要领，曹炳章对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颇为倾心，如其云“余谓大要治法，当分卫气营血”^[755]。邪在卫分者，初起发热恶寒，汗之可也，治宜辛凉轻解，方如银翘散、桑菊饮、翘荷汤之类最妙。若已入气分者，不恶寒而恶热，小便色黄，则宜清气分热，然又不可寒凉过滞，以令邪不外达而内闭。若邪入营分，则多脉数舌绛，此时犹可透热转气，治宜犀角、羚羊角、玄参之属。若邪深入血分，则舌深绛，烦躁不寐，谵语，当治以鲜生地、牡丹皮、赤芍、紫草等凉血散血之品。此等治法正如叶天士在《温热论》中所言“大凡看法，卫之后方言气，营之后方言血。在卫汗之可也；到气才可清气；入营犹可透热转气，如犀角、玄参、羚羊等物；入血就恐耗血动血，直须凉血散血，如生地、丹皮、阿胶、赤芍等物”。

3.2 肺卫心营，辨而治之

心肺二者同处上焦，肺卫受邪甚者，难免影响心营，因此，秋瘟中肺热壅盛侵逼包络与热邪深陷营分二证当须辨别。如曹炳章在治法之第二条云：“太阴秋瘟，服前剂（辛凉清解饮）后，外邪已减，伏热外达，但热不寒，呛咳，痰涎稠腻，喉微痛，目赤多眵，舌绛无垢，烦渴胸闷，寐则自语，醒则神清，此系伏热外达，非热邪内陷”^[756]。认为此证类似犀角地黄汤证和白虎汤证，然又不可用此二方治之。究其原因，缘由肺卫与心营甚近，伏热外达，肺热侵逼包络，致有是证，然其邪仍在肺卫，而非深陷营分。曹炳章指出，可以通过神志昏昧与否来辨别二者，邪在肺卫，多神醒而不昏昧；邪在营分，多神志不清，昏昧不醒。

治疗上，曹炳章曰“若遽与犀角、地黄，无

异开门揖盗; 或已昏蒙窍闭, 人事不清, 犀羚并牛黄清心, 紫雪、至宝亦不在禁例, 随证酌用可也。至白虎证, 必须见脉洪大, 自汗口渴, 舌黄滑, 可以服之, 倘用不合法, 恐肺经之邪无出路, 以致下迫大肠, 而为下痢也”^[756]。指出邪在肺卫, 不宜犀角、地黄, 而昏蒙窍闭、人事不清等邪陷营分之证, 则可用也。另外, 亦不宜白虎汤治之, 恐致下痢。并认为条文之证留恋手太阴者居多, 故用药当清宣解之, 不可妄用苦温苦寒沉降之品。宜辛透双解饮治之, 药用鲜生地、黄、广郁金、瓜蒌皮、桑叶、连翘、焦山栀、鲜竹叶。鼻衄者, 加鲜茅根; 热毒重者, 加鲜大青叶、人中黄, 或金汁水。

3.3 辛散误用, 多致斑疹

曹炳章在“秋瘟之证治”一章中多次强调治疗秋瘟慎用升提辛散之药, 认为“用药当以降泄开逐, 非升提温散所宜”。其针对俗医所云的“防其内陷, 妄用升提”, 强调“不知内陷, 乃邪入营分, 非真气下陷可也”^[755]。关于斑疹之发, 曹炳章云“夫善治瘟者, 原可不必出疹, 多误用辛散刚燥太过, 气受其灾, 而移热于血, 岂非由误药造就斑疹乎”^[761], 指出秋瘟发斑出疹之缘由。

至于辨斑疹之情, 曹炳章参余师愚论斑疹法亦有所述, 认为察斑疹者, 以形之松浮紧束为凭。若形松活浮于皮面, 或红或赤, 或紫或黑, 乃毒之松活外见者也, 虽有恶症, 不足为虑。若形紧束有根, 如履透针, 从皮里钻出, 此毒之有根锢结者, 为险症。疹色之辨, 红而活, 荣而润, 敷布洋溢, 为疹之佳境。淡红有美有疵, 色淡而润者, 为色之上。淡而不荣, 或娇而艳, 干而滞, 为血之最热。深红者亦血热之象, 凉其血, 则转淡红。色艳如胭脂, 为血热之极, 须大用凉血之品, 使其转深红, 继转淡红。紫赤如鸡冠花而更艳者, 为火之最甚, 不急用凉药, 待其变黑, 可服清瘟败毒散加紫草、桃仁治之。疹后多有细碎如粟米者, 色红谓红砂, 色白谓白砂, 是余毒尽透, 最美之境, 愈后脱皮也。对于不同斑疹的治法, 曹炳章概括道“斑为肌肉之病, 故治以化斑汤及透斑汤, 以专治肌肉; 疹系红点高起, 为血络中病, 故主芳香透络, 辛凉解肌, 甘寒清血, 其邪即解”^[761]。

3.4 丸丹治闭, 各有所宜

秋瘟之证, 多有热伏营血, 神昏谵语者, 表现为内闭。曹炳章叹惜时医治内闭, 曰“用丸丹急

救, 往往不辨凉燥, 随手便用, 甚至有将戈半夏以治热厥热闭者”^[762], 殊不知戈半夏中有肉桂, 善治寒湿之痰, 非治热甚动风所酿之痰也。因此, 其列出丸丹各自治闭之所宜, 以使医者明了。热甚痰闭者, 治宜至宝丹等凉开之类; 风痰护心包, 痰鸣不语如尸, 舌苔白腻或黄者, 治宜苏合香丸; 肝风酿痰, 乘护心包, 神识迷离者, 治宜叶氏牛黄清心丸; 湿浊秽恶, 痧毒滞血, 肢厥脉伏者, 治宜太乙紫金丹, 轻者可用资金片; 脾胃湿热, 秽浊化热, 内蒙包络, 神识沉迷者, 治宜叶氏神犀丹; 心胃热重, 侵犯包络, 神志时清时昏者, 治宜万氏牛黄清心丸; 元神大虚, 邪热已轻, 虚热煽痰, 心神迷离者, 治宜局方牛黄清心丸; 灼热神昏, 热毒内陷心官者, 治宜安宫牛黄丸; 热毒瘀血, 互塞心包者, 治宜犀珀至宝丹; 温暑热毒, 内攻心包, 神昏撮空者, 治宜王定清心丸, 轻者可用局方紫雪丹。

3.5 吐法菴法, 应机为法

曹炳章治疗秋瘟, 博采众长, 不拘一法, 其书中载有仲景瓜蒂散之吐法, 以及景岳之菴胸法, 认为不论何种治法, 只要应机, 便为得法。第二十三条云“秋瘟证, 痰涎壅盛, 胸下痞塞, 气上冲, 呕吐不利, 寸脉微浮, 无中焦证, 瓜蒂散探吐之。诸亡血家, 不可与服”^[766]。指出痰涎壅于膈上, 而无中焦证者, 可用吐法以散之。然诸亡血之人, 不宜吐法。至于景岳菴胸法之所宜, 第二十五条曰“秋瘟证, 食在气滞, 痞在心下, 其人中气虚弱, 不任攻下内消者, 景岳菴胸法熨之”^[766]。曹炳章认为, 温疫、伤寒之病, 服药后熨之, 可令汗易出, 药易行, 有助于疾病之消除。刘濯西云: “如有表邪或气滞者, 生葱为君; 寒多热少者, 生姜为君; 痰滞食积者, 萝卜为君”^[766]。此条证为食积气滞, 故以萝卜为君, 亦变通化裁之法也。景岳菴胸法之具体操作: 生姜一两, 生葱一两, 生萝卜四两, 捣碎炒热, 布包熨患处, 冷则再易热者, 轮流更换, 不拘回数, 总以熨透为度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陆拯. 近代中医诊本集温病分册 [M]. 杭州: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7.
- [2] 余霖. 疫疹一得 [M]. 南京: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5: 25.

(收稿日期: 2017-08-28; 修回日期: 2017-09-30)

编辑: 黄 健